

出自贵阳“文化世家”的乐黛云先生：

花溪，种在记忆里的两棵桂花树

在花溪的一个村落里，两棵普通的桂花树成为出自贵阳“文化世家”的乐黛云先生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时间回溯到2012年的中秋前夕，花溪平桥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河畔并排停着两个轮椅，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牵手远眺，目光越过夕阳下点点烁金的黄金大道，落在黛色如洗的青山与白墙间。

这对老夫妇，便是八十多岁的乐黛云和她的老伴汤一介。乐黛云是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、奠基人，也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。她是地地道道的贵阳女儿，1931年出生于贵阳的“乐家大院”。

乐家人才辈出，乐黛云的祖父乐嘉荃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，叔祖父乐嘉藻是贵州近代风云人物，伯父乐森璋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、地质学家、第一批学部委员、科学院院士，父亲乐森玮则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，他曾到美国求学，是北大旁听生、贵州大学英文系教师。

乐黛云从小在父辈的书香氛围里长大，也在青山环绕，绿树丛生的花溪围寨长大，童年时期的生活令乐黛云先生念念不忘。此次，她和老伴应邀回贵阳讲学，探亲之暇，专程到花溪，寻找她记忆中的两棵桂花树。



幼时的乐黛云与父亲乐森玮

两棵桂花树，长在花溪围寨。

乐黛云先生记忆中的花溪，那时还唤做花吃佬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，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，四周青山环绕，处处绿树丛生，离贵阳市中心40多里地，是一块不为人知的宝地。围寨就位于花溪河上游，即今天的黄金大道左侧。因寨前及左右皆被翠竹、枫树及火棘树组成的篱笆围住而得名。

石砌的寨门口左右各有一株很大的桂花树，右边树后则有一座香火不绝的土地庙，树前的空地是孩子们天然的游乐场。寨子里一间间石板屋舍掩映在竹林绿树间，布依族世代聚居于此，颇有世外桃源的遗韵。寨后则是一座草木丰茂的山坡。

大约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三四年前，喜爱爬山越野的乐黛云的父亲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。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他，想在城郊拥有一栋幽静的别墅，便花了一点钱，在围寨后山半山腰买了一小片地，就地取材，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长三间的房子。前面是宽阔的阳台，两边有小小的耳房，走下七层台阶，是一片宽阔的草地，周围镶着石板小路，路和草地之间，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。跨过草地，是一道矮矮的石墙，墙外是一片菜地，然后是篱笆。篱笆外便是清澈的小溪，那是大花溪河的一条小支流。

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。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是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。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。房子、菜地、花园一应俱全。只可惜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抗战前乐黛云和母亲很少去，只有乐父时不时在那宴客或游玩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乐黛云一家的生活日渐窘迫。失业已久的乐父，偶然间被聘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。这次重回花溪的机缘，简直使乐父欣喜若狂。尽管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10里之遥，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，也不愿住进大学教师宿舍，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30年。

在围寨，乐黛云一家的生活又恢复了过去的情调：在小溪边野餐、看日落、爬山、做点心、赶集……乐黛云常常用上厕所作掩护，坐在花园里厕所前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上，读父母不愿意让她读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。花园里有一种很小的蜻蜓，翅膀有如黑色天鹅绒，不透明，肚子细长翠绿，常栖息在小溪边的蔓藤上。

老年时，乐黛云记不起它的学名，专门向居住在美国的弟弟考证，弟弟回电邮说：“你念念不忘、情有独钟的其实不是蜻蜓，而是一种同类的昆虫，叫作豆娘，又叫蜻蛉，即 damselfly。此物我们家后花园特多，那里有一种特别的氛围，是一种山石加植物的灵秀之气。”

午饭后，乐黛云常常和同学顺着河边，走去围寨的桂花树前玩耍。放学回来，远远地看到两棵桂花树，便知道家要到了。寒来暑往，两棵桂花树久久地沉淀在了乐黛云的记忆深处。

乐黛云在花溪度过了初中时代，母亲在乐黛云就读的贵阳女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，心情比过去好多了，家中的氛围也因此更加和睦。乐黛云的母亲非常爱艺术，也爱她的学生。她教授的是美术和劳作课程，教法相当新潮。她教学生们用白粘土作小器皿，并用铜

板磨上淡淡的绿色；她教学生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；还教学生们铅笔画、水彩画、写生和素描。

当时贵阳女子中学就在贵州大学旁边，是贵阳市的知名学校，李达等社会名流的女儿都曾就读于此。这个从贵阳市区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师资。乐黛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，老师刚从北方逃难而来，名字叫朱桐仙。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，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和造句之后，就给学生讲小说。

在三年国文课上，乐黛云听了《德北家的苔丝》《微贱的裘德》《还乡》《三剑客》《简爱》等等。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乐黛云，她几乎每天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。初中三年每学期的国文比赛，乐黛云都是尽心竭力，往往几夜睡不好觉，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。

大约在初中二年级时，朱老师组织了学生剧团，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《雷雨》，乐黛云扮演了鲁大海。由于演出相当成功，朱老师又创作了一部歌剧，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所有的歌，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，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乐黛云的记忆里。至今她仍记得露天舞台设在一片土台上，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。伯爵的“时近黄昏，晚风阵阵，百鸟快归林。荷枪实弹，悄悄静静，沿着山径慢慢行……”伯爵夫人的“鸽子呀，你栖在幽静的山林，你整天在天空飞翔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一些儿阻挡；鸽子呀，你哪知凭空遭祸殃，可怜你竟和我一样，全身战栗，遍体鳞伤，失去自由无力反抗……”流浪诗人的“异国里飘零，流亡线上辛酸，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。每日里，痛苦鞭打着我，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讥言。我只能忍气吞声，我只能到处飘零。如今，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，何处飘零……”等唱段仍能时时哼唱。

当时，这出“千古悲剧”使乐黛云心醉神迷。负责管道具的她，还背着母亲把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翻出来打扮那位伯爵夫人。

乐黛云就这样爱上了文学，爱上了戏剧。她的文学之路也从花溪、从贵阳女子中学起锚。

之后，乐黛云进入北京大学就读，成为文学史家、教育家王瑶和国学大师季羨林的学生。学成后留校任教，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、国学大师汤一介的妻子，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、钱理群的老师，也是1972年北京大学恢复招收留学生后，第一批教授留学生“中国现代文学”的教师。

2024年7月27日，乐黛云先生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4岁。

乐黛云一生驰骋文化疆场，风雨无数，身姿迥然，呕心沥血，著作等身；一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，以文化人，以文为乐，以文为家，致力于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，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，了解中国。

前尘旧事，蛰伏心底，记忆绵延，不绝如缕。

曾经的围寨，乐黛云先生童年的家园，已于20世纪60年代改建成花溪迎宾馆，围寨老地名已鲜为人知，而迎宾馆里遍植的桂花树，亦分不清哪两棵是先生记忆里的桂花树。

先生浓浓的花溪乡音絮絮响起：“只有什么时候请个画家，把我心里的桂花树画下来。至少，让人知道围寨这个地方。”

两棵桂花树在乐黛云先生心中装了整整80多年，花溪在先生心中亦停驻了整整80多年……

据《贵阳文史》（文/黄依莉）



老年时期的乐黛云

20世纪40年代的花溪平桥